

# “恐龙之父”杨钟健



中国恐龙“禄丰龙”，被誉为“中国第一龙”。当年一经亮相，就震动华夏，扬名世界。1958年，为了庆祝禄丰龙的发现，中国邮政发行了“禄丰龙”纪念邮票，“禄丰龙”成了第一个登上邮票的恐龙，这枚邮票亦是全世界发行的第一枚恐龙邮票。其非凡意义不言而喻。

初闻“禄丰龙”的发现者，是咱老陕的杨钟健。杨钟健先生声名显赫，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号称“中国恐龙研究之父”。他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在云南禄丰盆地发掘出了中国第一具恐龙化石标本，因出土地而初步得名“禄丰龙”，最后由杨先生研究定名为“许氏禄丰龙”。为什么要命名“许氏禄丰龙”呢？原来杨先生是为报师恩，才定名许氏的。这位许氏，是指德国科学家许耐，他是杨钟健院士在德国留学时的导师。

杨钟健院士的“许氏禄丰龙”研究论文发表于1941年。从此，禄丰县成为了闻名世界的“恐龙之乡”“化石之仓”，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恐龙化石最丰富、最完整、最古老的恐龙化石（1941年在重庆北碚装架展出），是中国古动物馆的镇馆之宝。

禄丰龙是在中国找到的第一个完整的恐龙化石。生存于距今约1.9亿年的早侏罗纪。禄丰龙身体结构笨重，大小中等（6-7米长），兽脚型。禄丰龙也是中国第一具装架的恐龙化石（1941年在重庆北碚装架展出），是中国古动物馆的镇馆之宝。

杨钟健（1897—1979）字克强，渭南人。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13年（民国二年）考入西安三秦公学中学班，后转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27年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获博士学位。1928年他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此间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36年和1937年，他两次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的理事长。1947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10月，回西安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59年他还担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该馆就是在他的积极筹备参与下创建的。

中国邮政于2017年5月19日发行《中国恐龙》特种邮票1套6枚，小型张1枚，还发行邮票小版张，邮票小版张边饰上所表现的恐龙有“许氏禄丰龙”。杨钟健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身份，邮票上这六种恐龙的发掘都是他研究的课题。1951年秋，他与刘东生、王云五去山东莱阳和山东大学地质系合作发掘恐龙化石及调查白垩纪地层，发掘恐龙化石就是青岛棘鼻龙。而棘鼻青岛龙凭借其独一无二的“棘鼻”，以及“新中国第一龙”的殊荣，成功以“青岛龙”之名入选《中国恐龙》特种邮票。

再有《中国恐龙》特种邮票小型张主图为“马门溪龙”。杨钟健与

赵喜进合著有《合川马门溪龙》一书，由科学出版社1972年出版。说起“马门溪龙”，杨钟健先生与“马门溪龙”的命名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952年，金沙江马门溪渡口附近正在修筑公路，工人们开凿岩石时，在那里发现了许多像骨头样子的石头，后来经过杨钟健教授仔细研究，认为这是一种过去世界上还没有发现过的新的恐龙化石，于是他给这种恐龙取了个名字，叫马门溪龙。由于杨教授是陕西人，定名之后其他研究人员因杨教授的口音，误将“马门溪”听岔为“马门溪”。从此，“马门溪龙”便将错就错，出现在各种文献上，已无法修改。反而成了一件趣闻佳话。

从杨钟健先生的经历看，他一生中从事过的工作和单位，不少都登上了有“国家名片”之称的邮票。例如：1989年10月19日中国邮政发行《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六十周年》纪念邮资信封；1991年8月2日中国邮政发行的J180《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邮票上图案就是北京猿人的头像；2018年6月9日发行《周口店遗址发现100周年》纪念邮资明信片1枚，邮资图也是北京猿人的头像。

说到中国近代科学研究中，公认的一块金牌就是地质学，其中古生物学的份量为重中之重。古生物学中最引人注目，最抢眼的，第一肯定是围绕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与研究而呈现的那个时代的传奇故事，20世纪三十年代前的华夏大地，因70万年前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再现，而集合了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他们开辟了新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的先河。而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杨钟健先生，正是其中一位领衔的佼佼者。

杨钟健先生无愧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他的卓越成就如同同一座丰碑，受到人们的尊崇。他是中国的骄傲，更是陕西的骄傲。 □朱文杰

## 人物春秋



# 李商隐与獭祭鱼

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短短八句就用了“庄周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蓝田生烟”四个历史上有名的典故。

南宋吴炯在笔记《五总志》中说：“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祭鱼。”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也说到：“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隐事难。及从楚学，俚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文中提到的“獭祭鱼”含有堆砌的意思，对李商隐的“獭祭”颇有微词。其实引经据典若恰到好处，能使文章妙笔生花，增添文采和趣味性，能增强诗文的科学性、准确度、可信度、说服力和厚重感。但是若用典过滥，有故意卖弄之嫌。当然，李商隐的用典是极为准确精到的。北宋

初期的诗坛上，以杨亿为首的一批文人就学李商隐的文风，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成为当时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被称为“西昆体”。辛弃疾的《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总共十句话，却句句都有典故。清初学者毛西河《学大可》博览群书，写万多篇，但因宠爱小妾莫殊，其夫人不满，便当客人面诋毁其夫：“君等以毛大可为博学耶？渠作七八言，亦须獭祭乃成。”故有人调侃说：“莫殊不擅专房宠，谁识君诗獭祭成。”清代学者赵翼在《吴汪文端师》诗中赞道：“从编獭祭，残卷剔蜗涎。”郁达夫曾写过一篇《獭祭的功用》，对李商隐的“獭祭”大加赞赏。 □郑学富

## 钩沉

## 往事

# 晦气日溃九万里 还我华夏精气神

我所见的徐剑铭先生最后的诗作

庚子初春二月初三，阳历2020年2月25日，忽闻徐剑铭先生不幸病逝，不胜悲痛。先生之离去，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在此以前，也就是2月4日前后，他还与我有过几番微信往来，虽说病了，但未曾想到病得如此之深。

2月3日，在网上看到很多很多的诗文，唯独不见徐老师的作品。于是，我便给他发了个微信说：“徐大爷，刚才看了一首小诗，小朱编辑说，诗还是要徐大爷写的，才有深情啊！”并完了，发时，小朱说：“徐老师叫徐三爹。”我说：“是的”，但没有改，我觉得唯有“三爷”才配得上他。到了晚上20时28分，徐老师回信了，说：“唉，一场大病，身心俱疲，我现在已经不想东西了二位多保重！”这时，我忽然想起来，一年前，徐老师做过两次手术，曾对我说过很无奈的话，但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恢复不错。夏秋之际，小寨新华书店要上报参评“西安市最美书店”，需要有个专家写推荐意见，由于2017年我们请徐老师在那里举办过一次图书分享会，非常成功，三



秦出版社的朱经理便找到我，问问能不能请徐老师写个评语。我便征求徐老师意见，徐老师说那个书店不错，印象很好。于是，我给了他们联系电话。没想到过了几天，徐老师写了一篇推荐文，介绍他的观感。新华里的人说，徐老师写了这篇推荐，曾经做微服私访，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专程又考察了一次新华里，写出了感人的意见——一篇优美的散文，而且为新华里赠送了书法作品以示支持。因此我便以为徐老师已经康复了，只是不如以前健壮罢了。

到了2月4日中午12时19分，忽然收到徐老师的一则短信，是一首《立春》诗：

立春缘何称打春，一个打字力千钧。  
云腾细雨洗重门，风酿新绿染层林。  
鸡鸣五更复起，马嘶八荒扫沉沉。  
晦气日溃九万里，还我华夏精气神。

落款（徐剑铭）

我见此诗，感佩之至，时在12时25分，我回了一句“果然是不一样的徐大爷”。本来我不知道这天是立春，难得徐老师记得，并赋诗一首，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他是应了小朱编辑的心愿，不愿意扫了我们的兴致，给我们高兴。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汗颜，那时的徐老师距离逝世之日只有21天，他居然还能写出这样气壮山河的古诗，那该是多么的乐观自信并且满怀民族爱国之情呢。

此后的两日，我们也有几次的短信往来，他虽然身处病痛之中，然思想依然活跃，依旧关心疫情的发展，不忘那赤子之心和对朋友们的关切之情。 □李郁

# 徐剑铭：长安文坛一君子

2月25日，在微信群里看到郝振宇同志发的一条小消息：徐剑铭老师走了！惊诧之余，还有点心存侥幸地不相信，随后翻阅《西安晚报》的一位网友，得到肯定答复后心里竟满是不舍和惋惜：西安城里一位好老汉走了，从此长安文坛少了一君子！

在耀眼而厚重的陕西文坛，徐剑铭是一位饱受苦难、著作等身、豁达仁爱、人缘俱佳，将身家性命坚定地拴在文学这棵大树上的铮铮硬汉。在长达六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里，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风顺水，他始终如一地扛着一支如椽的秃笔，步履沉稳地驰骋在“长安”这复杂而厚实的文坛，像牛一般地辛勤深耕属于自己的方沃土，才给我们留下了《死囚牢里的陪号》《我在长安》《立马中条》《血沃高原》《野樱桃》《徐剑铭朗诵诗选》《站出来——徐剑铭报告文学》等诸多厚重而朴实的文学作品。

“像一粒漂泊的种子，跌落在这块叫作长安的土地上。”这是徐剑铭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我在长安》里所说的一句经典话语。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文坛上的“长安”向来就是陕西的代名词。怀念徐剑铭老师，最让人感佩的除了他的作品之外就是那种视苦难如财富的精神。他从沿海的江苏来，却扎根在长安这块写满唐诗宋词和埋着帝王将相的黄土，终其一生心血，用“文学”执着地诠释着对这座城市和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的热爱。曾长时间同居一城，与徐剑铭实为文坛挚友的他已故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先生曾经大声疾呼：文学依然神圣！纵观徐剑铭老师苦难而奋进的一生，他无疑是“文学依然神圣”的践行者、长安文坛中坚力量的扛鼎人物。

徐剑铭6岁随母亲从江苏丰县千里到西安投亲，少年时期因其“外来户”的身份，受尽世俗白眼和求学之难，从小就学会在苦难中坚强地生活。在经历一段与苦难地斗争之后，他拥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也开始涉足文坛。陈忠实先生说他“穿着一双破鞋，用流着血的双脚走上文坛的”。徐老师却是从写顺口溜、出黑板报走上文坛的。从编顺口溜到写诗、写散文，从文学爱好者到筹办西安作协，从记者、编辑到著名作家、诗人。他才思喷涌，涉猎广泛，小说、传记、诗歌、散文、戏剧、小品等无所不及，还有企业的形象宣传、劳模先进人物的事迹材料……一步一个脚印，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积少成多，蚂蚁搬山般地成就了“文坛快手”“长安才子”“著名工人作家”的名至实归。然而，正当他写得顺手顺心、活得潇洒风光之时，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却因一桩错案锒铛入狱，成为“死囚牢里的陪号”，人生一下跌入低谷。徐老

师身陷囹圄，惊动了整个中国文坛，陕西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为他抱不平、奔走呼吁。15个月的牢狱之苦，不仅让他“名誉扫地”，更让他进入“居无定所、身无分文、四处打工”的苦难岁月。

“苦难是作家的财富”，这是徐老师对苦难的态度。出狱后，在等待平反的漫长日子，已经失去工作单位没有生活来源的他，只能用睿智的头脑和写作的双手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摆摊、干临工，当自由撰稿人。再苦再难，心中却从未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后来，他被别人邀请去办杂志、做报纸副刊编辑、杂志社副总编辑。在此期间，他曾短暂在《陕西工人报》《北周周末》当过编辑。那时我还在东郊一家央企宣传部工作，曾被人引荐给他送过稿子。等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徐老师已经离开，与他在《陕西工人报》真是失之交臂。不久，我的一位铁杆文友到徐老师当副总编辑的杂志社工作，借助朋友的“跳板”，我开始与徐老师近距离接触，我们在一起谈文学、侃人生，不时还小酌两杯，不知不觉间成了忘年交。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与徐老师相处，很是自然随意，他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更不热衷沽名钓誉，完全一副君子风范。所谓君子，他常常把“小我”的不幸和苦难埋于心底，没有抱怨、不知疲倦地向着“大我”方向挺进。徐老师就是如此！也是在此背景下，他的《死囚牢里的陪号》横空出世，引起文坛震撼，叫好声一浪接着一浪。有人称，这部书是“苦难才子奉献人间真情”之作。我却认为，它是“化苦难为财富”彰显君子作为的“风骨之作”，有着“杜鹃啼血”般的美丽，打破了陕西文学作品的“集体定势”，使陕西文坛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景象。我与徐老师谈我的观念时，他笑了一下，表示认可，随后我连写就《文人风骨跃然纸上》的书评（《陕西工人报》2009年9月11日），以表敬意。

滴水之恩，常以涌泉相报。在我认识的陕西众多作家中，徐老师的做派最能体现这种君子行为。人生也许有缘，到报社后，出了我居住小区的北门恰好是徐老师家的南门。我们报社40岁以上的人都与徐老师相识，他每每有新作问世，就会抱着一沓书来报社签名送书。他再忙只要我报纸要稿子，他都会一挥而就，立即奉献。稿子发了，我给

他将报纸捎回去。徐老师人缘好，又不会轻易拆别人的台，所以社会活动特别多，常常忙得没有时间写稿。有时我劝他：“您要忙，先不要急着写这篇稿子了。”他却说：“只要陕西报要稿子，我老汉再忙也要写！”他曾经多次给我说过：“在我落难的时候，陕西报收留过我，这份情，一辈子也不能忘！”这就是他与陕西报的深厚情缘。所以，当我看到2月27日《陕西工人报》四版“长安才子驾鹤西归，工人作家千古流芳”的专版时，我竟有点热泪盈眶！

“一蓑烟雨任平生”。朱碧波同志用这句话评价徐老师很恰当。因为与徐老师交往近，在菜市场、小区门口、大明宫遗址公园常常会遇到他。无论刮风下雨，徐老师从不打伞，总是精神矍铄地昂着他那颗智慧硕大的头，无所畏惧地在风雨里。一次，他叫我去参加一个工人作家的作品首发仪式，刚出门，雨就来了。看着他淋着雨在小区门口等我，我撑着伞去接他，他挥着爽利的手说：“不用，这么大的雨，赶紧上车！”历经风雨后的豁达开朗，就在举手投足间。最后一次见徐老师，也是两年前的一个雨中。那天他穿行我们小区去买菜，我下班回家正在停车。他叫住我，两人站在路边，冒着雨抽烟，拉话，他说要搬走了……没想到，这却成了我们最后的一面。当时，他的身体看上去还十分硬朗。

一个智慧倔强的头颅停止了了对社会的深度思索，一段充满苦难和传奇人生戛然而止，一个大智若愚平凡惊奇的作家骤然长逝……怎能不让人柔肠寸断、扼腕哀叹！

真正的天堂是从来拒绝君子的到来！

□阎冬

